

情怀已遂十年期

——编读《夏承焘日记全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密

2021年11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夏承焘日记全编》出版。它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现存日记的汇编,收录了其自1916年至1985年近70年的日记。我曾是这本书的最初手稿录文者之一,又担任本书第二责编。可以说,我是这本书的最早阅读者之一,又是它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夏老曾在其日记中引汤国梨词作《浣溪沙》:“画楼东畔画桥西。行过长堤更短堤。垂杨无树不依依。小坐体嫌才顷刻,情怀已遂十年期。人生百岁几多时。”我与此书的故事,始于10年前。读书如读己,阅人如阅世,10年“阅读”,10年情怀,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但对溪山当读书”

2013年,我负笈求学于浙江大学,考入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导师陶然教授是夏老弟子吴熊和先生的弟子。甫入门,我开始在课余时间跟随导师进行夏老早年未刊日记的录文工作及部分校对工作。吴熊和主编说:“夏先生晚年的学术,颇有赖于一个多方联纵共同合作来完成大课题的大词学运作机制。因此,我也想将这个机制运作到夏先生自己这部巨著的整理中去……让更多的人来亲近大师手泽,通过逐字逐句地抄录他几十年间的心血凝聚,来更深刻地领会他的道德文章、聆听他的教诲。”因此,我有幸作为夏门的后继弟子参与这件盛事。

夏老擅书法,日记手稿以行草为主。夏老日记稿本字形的辨识、人名的考证,往往需要多方查阅请教、考订辨析,除书法常见字形外,还要熟悉他的惯用写法。我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书法的学生,辨认夏老手稿开始时极为困难,常常是拿着手稿照片“左看右看,上看看”半天也无法识别一字,只能不断去请教陶然师。然后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将日记中常见字下一笔一画放大“画”下来,随时翻看,不断熟悉、记忆和描摹,终于能够大致通顺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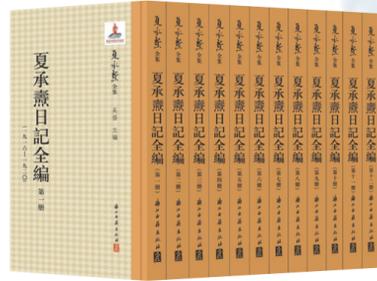
读和校录。而这种读书认字的方法,也是从夏老日记中学到的。夏老曾将自己做读书笔记的方法归纳为“少”“小”“了”,其中“小”字就是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录读书心得体会。

读博期间学业繁重,我也从夏老日记中汲取了奋进的力量。夏老一生读书极为勤奋,在日记中自言从上学起,“不可一日无读书”,每日日记几乎都有“读书”二字。1946年他针对学生读书苦闷而分享自己读书的感悟:“一得趣,二向上,三为他,四无闷。”他的《不读斋图》绝句云:“袖中章句都抛却,但对溪山当读书。”身处风物绝美的杭城,我更应勤学。

“待看等身书就满头霜”

2018年,我入职浙江古籍出版社。日记出版主要负责人路伟老师得知我在学校参与过日记整理工作,便邀请我协助。在他的带领下,我对部分书稿再次进行仔细研读和编校。正如吴熊和主编在《前言》中所说:“日记手稿有七十年跨度,歧而多变的字体,虫损残缺的纸张,再加以修改时的涂抹钩乙,夹杂的眉批旁注,都增大了整理的难度。作为日记,记录相对更为随意,其中书名人名不准确处、字词书写笔误亦不少,这些校订的背后所花费的时间,亦是读者所难以知晓的。”加之书稿录文整理过程中自众手,虽经编委会多次校阅,差错仍时时可见。路伟老师素以“不负古人”的精诚之心对待古籍,对于夏老这位大师的日记更是精益求精。面对如此大体量的书稿和繁重的手写字体,路伟老师绝不轻轻放过一处,不仅与主编一起数次走访调查缺失部分日记,带领我及校对同事,耗时多年数次逐字核对原稿照片。夏老曾说以“笨”作为治学根本,而我们做出版也是一种不惜费时费力、不惧繁琐的“笨”功夫。

夏老《虞美人》词有句云“待看等身书



就满头霜”,这部400余万字、从2009年立项至出版历时12年、煌皇12册的《夏承焘日记全编》,不仅仅是主编吴熊和、夏承焘后辈们心血的凝聚,也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人深耕精品出版成果。

“为君招海月,看我舞天风”

2022年3月,《夏承焘日记全编》的新书发布会上,导师陶然发言:“夏先生的才华、学术成长过程、广泛交游,固然令人钦佩,但他的焦虑与痛苦、犹豫与彷徨乃至自我怀疑,和他的欣慰与喜悦、性情与情谊乃至天真可爱,却更令产生亲切感与敬意。”作为后辈学人,我虽未能继承祖师爷夏老的词学研究,但有幸在阅读、编校他的日记另觅“旁观”他的入生。夏老以词人薄靡之学成名,他在书海中遨游,与千古诗词人相遇、相知,最终成为一代词宗宗师。同时,他仿佛也通过这部日记一直陪伴我,一直鼓励我从求学到成为一名出版人,一路与书为伴、以书为业的成长经历。1949年,夏老在50岁生日日记中写道:

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写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

他这本“一生大书”终成名著、巨著。夏老《临江仙》词有“为君招海月,看我舞天风”句写松树,而我且引此句形容出版人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的努力,能让这套日记与读者见面,让更多读者与我一样,“近距离”接触他的一生。于是,“天风闻”上的天风,吹拂现代人日渐焦躁心灵;“月轮楼”上的海月,照亮学者们上下求索前路。

一树一树的花开

——“漂流的绘本馆”行走纪事

□浙江教育报刊社《小学生时代》 吾斌

3月28日,出差结束回杭,路上复盘了整个团队在七里乡度过的一天两晚。

衢州市鹿鸣小学七里乡校区,是一个距离城区80多里路的山村学校,也是《小学生时代》的儿童公益阅读项目“漂流的绘本馆”到达的第136站。全校6个年级,共54名学生(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为主),住校生40人。老师和学生一起住校,周五放学后,再搭乘502的末班公交或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家。

从硬件上看,七里乡校区完全不输城里的学校:多媒体液晶屏、彩色课桌椅、崭新的钢琴;操场上,蹦蹦床、攀爬架、乒乓球桌、篮球场一应俱全;教学楼侧面的阳光房,有绿植、书架和小沙发;食堂明亮,饭菜也香……

这一站,我们设计安排了5个分场活动:一、二年级的绘本分享,三、四年级做手工书,五、六年级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征文写作指导,以及熄灯前去学生寝室讲睡前故事,由3个编辑、一个专家导师合作完成。

我的任务是请六年级孩子给10年后的自己写封信。13个少年漫不经心地抬头,脸上是这个年纪特有的淡漠和疏离。选哪所大学,喜欢什么专业,22岁长什么样,想去哪里,梦想会不会变……这些似乎都无法让他们亲近。有男生讲怪话:“一定要写真名吗?能不能写失败的man”“某某,你肯定是在哪里打工”“我跟他没话说”“10年后我还活着吗”……期待中的热烈回应完全没有出现。

我开始从头讲起,《小学生时代》已经完成两个“十年之约”:20年前、10年前,那些和他们同龄的12岁怎么写信;来自全省各地的1000多封信被保存在哪里;编辑怎么寻找、采访,把信交还本人;10年又10年,第一批写信的孩子在22岁、32岁的时候,各自有了哪些变化……

“你要相信,他(她)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告诉他(她)。他们完全理解。”

“你可以分享现在的快乐,因为他们肯定全都忘了;你也可以诉说困惑或烦恼,让他们帮忙解答;你还可以写,你心目中的他(她)是什么样,因为你必须说出来,他们才有可能长成那个样子。他们会在10年后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可能会在32岁再回答。接下来,你只有一直保持努力、保持健康,一直去向他(她)靠近,才能看见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终于,他们开始认真专注地看着我。

“失败的Man”换了个声音:“其实我已经13岁了,不是12岁。因为,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立刻懂了,为什么他一整天都在用这个自称,也许,他没有得到想要的。

“这么巧?你是个幸运儿啊,可以提前10年祝自己生日快乐!”

他转了转手中的笔,不再抖腿,开始咧嘴笑。

坐在第一排的腼腆女生把信交给我,突然说了一句:“老师,可以抱抱吗?”

那一刻脑海里出现两个字:

值得。

离开七里乡前,在路边等车,回头再看整个校园,原来只是小小的一圈,仿佛张开双臂就能合抱它。操场正中那棵300多岁的老槐树,树冠森森、风吹不动,像一个守护神。

记忆中,似乎每个乡村小学都会有这样的一棵或几棵老树,守着校园,守着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他们看着他们,一个个笑着、跑着,直到全都跑出自己的视线,跑向更远、更大的世界。

在安吉县晓墅小学(第13站),就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每到夏天,蓬勃繁茂的枝叶会自然形成一颗硕大的绿色爱心。孩子们给它取名爱心树,在它身边种花生、番薯、萝卜、甘蔗……那一次,我们邀请自然保护区的站长、知名摄影师章叔岩讲自然教育,大家随镜头从清凉峰的山脚走到山顶,从清晨看到日落,从冬再到春……既感知了最质朴真实的自然生态,也解密了杂志专栏的创作过程。

景宁县大均乡中心小学(第78站),畲族学生占60%以上。教学楼前的桂花树,亭亭如盖,据说是第一批进村任教的老师种的。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全校70多个学生人手一支葫芦丝,吹奏《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一次,特级教师、知名阅读推广人曹爱卫上了节俭本课:《小真的长头发》。

在慈溪市新浦镇胜北小学(第105站),简陋的校园里只有几棵瘦小的灌木,这是一个纯民工子弟学校,因为等待搬迁,校舍、教室、课桌椅都是过渡期的配置。我们请二年级的孩子自己设计心中的未来学校:每人申报并负责承包一个建筑项目。紧锣密鼓赶工期,撸起袖子加油干。很快,44个建筑物(设计效果图)贴满了黑板。谁承想,申报清单里竟然有16个操场!“是因为特别热爱运动吗?”老师答:“缺啥想啥。”原来,这个学校没有操场。

山路蜿蜒而下,欢快的溪流哗哗作响,仿佛它是在另一个赛道追逐奔跑。公交车停停开开,一路摇晃,忍不住望向窗外——春天的山林是最好看的,一树一树都是花,向阳而生,恣意而热烈。

“叮!”收到一个留言,来自新华小学下村校区(第4站),“这个学期结束后,下村校区就要被撤并了。我们想策划一个特别的毕业典礼,也是告别仪式,欢迎你们带着魔鬼再来呀!”

这个意外的消息,把我的思绪带回了2016年那个夏天。那一次,我们在下村校区举办第一届魔豆悦读会的年会,全校孩子用口风琴和竖笛合奏了一曲《天空之城》,婉转动听的乐音和暴雨后的天青色背景完美呼应。孩子们以王氏仓屋为主角,创作了系列绘本《当M豆掉进老宅》,其中一册的主角是7棵与共和国同龄的老桑树,是全校师生的“长辈”:孩子们给老桑树读诗、给它补虫蛀的洞,还会摘了桑叶为客人做菜、炒茶……“老师们希望,每一个从这里出发的孩子,心里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桑树。”

找寻属于自己的那道光

——读艾伟长篇小说《镜中》

□浙江文艺出版社 苏牧晴

“在这世上,对芸芸众生来说,活着是最核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也在活着之中。人们来过,看过美景,尝过佳肴,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和血泪欢欣,爱过也恨过,最后总归于尘土……”这是长篇小说《镜中》的主人公庄润生历经重重磨难,终于迎来自我和解时刻的内心感悟。生命的终点,不过就是为了放过自己。意识到世事无常的残酷本质后,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面对生活?

致敬经典,揭示出当代人共通的心灵危机

昆德拉在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借托马斯在感情生活中的迷茫和挣扎,探讨了“灵与肉”的永恒冲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艾伟的长篇小说《镜中》,同样通过一个曲折纠缠的情感故事,揭示出当代人共通的心灵危机。

润生与妻子易蓉看似一对璧人,实际上从未心灵相通。身为艺术家的润生赤诚而单纯,渴望“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式的感情。而易蓉是昆曲名伶的养女,特殊的身世从根本上塑造了她对爱情的怀疑主义态度。润生对于易蓉“贤妻良母”的心理预设,和易蓉倔强、不羁、缺乏安全感的真实自我截然错位。纵然一倾心的激情能够点燃一段感情,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才是亲密关系得以长久维系的关键。

艾伟被誉为“人性勘探者”,长期以来注重挖掘两性关系中的矛盾与张力。小说中另外两段隐秘的情感,无论是润生与年轻情人于珊间不对等的关系,还是易蓉与丈夫的挚友世平间缓缓发酵的欲望,诚然有悖于世俗常理,但作者以极细腻的笔触和精准的心理刻画,写出了人性脆弱丑陋的表象背后,某种更真实、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殊途同归的救赎之旅,通向爱与慈悲的终点

面对家庭和人生的支离破碎,润生作为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选择远遁边地自我惩罚。易蓉、于珊、世平也都带着各自的伤痛,试图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拾前行的勇气,以爱与



慈悲书写致人间的情书。

艾伟在其《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一文中曾谈道,身为一名当代中国作家,他有责任去尝试解开中国人的心灵密码,找寻中国人的生命支柱。因此尽管作品中洋溢着生动鲜活的日常描写,他的问题意识始终深深扎根在精神领域,他追求的是透过“丰润而芜杂”的生活经验,直击心灵安置的终极可能。而从小说中几处关键情节,不难看出作者对于苦难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颇具东方智慧的理解。

飞来寺方丈的点拨让润生从日常生活的面面超越出来,以哲学性视角重新审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边境难民营的经历让他目睹众生皆苦,意识到一味沉浸在自怨自艾中的虚与软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借有关建筑的讨论,助润生完成最终的精神突围,领悟爱与恨就像建筑中的光与暗一般相互依存,而“上天让他体验到人间的悲苦”,最终是为了“让他学会慈悲”。

未完成的治愈,光不能消除所有阴影

艾伟在后记中写道:“任何艺术都是人间镜像……小说就是通过虚构一个自洽的世界照见你我,照见人世。”芸芸众生都在黑

暗中艰难挣扎,找寻光亮。后疫情时代,如何应对过往创伤,积极建构未来的生活,依然是许多人需要面对的课题。《镜中》讲述的故事,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图景相互映照。小说人物从灵魂暗夜中突出重围、走向新生的勇气,也向广大读者传递着源源不断的治愈力量。

尽管被誉为“治愈之书”,《镜中》并未落入好莱坞电影式的叙事窠臼,流于“犯罪-赎罪-获救”的俗套。在对故事结尾的处理上,艾伟展现出一位成熟作家的克制。在边地的希望小学,润生曾偶遇一位从大城市来此支教的女孩冯臻臻。彼时,润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冯臻臻则“怀着某种浪漫主义以及朴素的道德情怀”,期望在此实现理想。小说末尾,已经顿悟的润生故地重游,想要“祭奠生命中的黑暗时刻”,却发现曾经满怀期望和抱负的年轻女孩,如今已深陷生活的泥沼。一个人重获新生的同时,另一个人正被命运推入深渊。作家以此提醒我们,破碎心灵的重建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无常境遇的残酷。

《镜中》由4个主体部分和一个附录组成,结构精巧、完整,如一座严丝合缝、充满对称之美的镜像迷宫,而如此开放式的结尾为小说拓开的意义空间却是宽广无边。冯臻臻能够像润生一样被光照亮,从生活的废墟中重新站起吗?作者并不作出判断。“这世界上没有传奇,所有对传奇的幻想最终逃不出破灭的命运。这才是真实不虚的人间。”尽管看似冰冷,但虚假的希望比真实的绝望更残酷。润生对他者的苦难感同身受,但他希望“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获救的前提,必然是从内心中生发出重生的意志。《镜中》的故事散发了温暖的光亮,但这光并不似无影灯般消除所有阴影,令人陷入另一种盲目;它更像从天穹投射而下的冷峻光束,带着启示,让人世的无常和易朽无所遁形,也标志着希望之地所在。光就在那里,它指引我们向前方走去。